

永不消逝的电波

■朱冬生

★ 重温经典 感悟初心

1958年上映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是一部红色经典作品，60多年来一直魅力不减。今天，在不少营区，战友们仍能常看到影片主人公李侠的英雄形象。这部电影和《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铁道游击队》一样，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革命军人。

这部电影讲述的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为了加强上海地下党的工作，打击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投降派，把延安优秀的电台通讯战士李侠派往上海，让他与共产党员何兰芬假扮成夫妻，保证延安与上海地下党秘密电台的联系。李侠与何兰芬展开工作不久，由于日军加强了对电台的反侦察，李侠不幸被捕。不过，日军怀疑他是重庆国民党方面派往上海的情报人员，可加以利用，便将他释放了。出狱后，国民党上海情报系统也误以为李侠是重庆国民党派往上海的潜伏者，便威逼利诱李侠为国民党上海情报系统服务。李侠面对“日伪蒋”敌人的包围，在险恶复杂的环境中巧妙与敌周旋，不断截获重要情报，有力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投降派。抗战胜利后，上海的国民党反动派疯狂搜捕共产党的地下电台，李侠奉命转移。但此时，李侠又收到一份极为重要的情报。他中止了自己的撤离，立即向延安汇报。当他镇静地向延安发出最后的告别信号时，已身陷敌人的包围中。

在这部电影中，人们从李侠身上看到了革命者宁死不屈的英雄形象。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一批又一批像李侠这样的共产党人，为了民族解放和新中国的到来，坚守信念，无惧生死。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李

侠的人物原型是烈士李白。40年前，知道李白名字的人并不多，知道他英雄事迹的人更是寥寥无几。作为隐蔽战线上的一名革命战士，身处敌穴，朝不保夕，这是要有一种操守、一种信仰、一种力量才能坚持斗争的。

我对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也有一份军人的执着。1980年5月，我在整理稿件时，看到了一篇署名老红军周维的手稿《红色电波》。凭借党史、军史研究工作的经验，以及所看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留下的深刻印象，我立即意识到周维回忆录中记述的老红军李白与这部电影的主人公李侠应该是同一个人。于是，我认真地编辑了这篇文章，并改名为《永不消逝的电波》。

为准确回顾历史，缅怀先烈，文章编写后，我用了10多天的时间在资料室里查阅档案，在数万篇回忆录里寻找与《永不消逝的电波》相关的机要通信工作历史资料。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不仅查到了老红军周维的人物经历，也找到了散见在许多资料中有关李白烈士的基本情况。这些史料，准确说明了周维《红色电波》文章中的李白，就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李侠的原型。

周维，江西南昌人，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红军时期曾任无线电台报务员，中央军委无线电台报务主任，红五军团无线电分队队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前方指挥部第三科（机要通信）科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军事电信工程学院院长兼政委，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

李白，湖南浏阳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参加长征。曾任无线电台台长、红五军团无线电分队政委。1937年受党中央派遣，到上海从事秘密电台的机要通信工作。1942年、1945年和1948年曾三

次被捕，在狱中经受各种酷刑，始终坚贞不屈。1949年在上海浦东牺牲。

周维在《红色电波》里是这样回忆李白的：我在红五军团无线电分队当队长。在我们分队里，有一个好的带头人，他就是我们队的政委李白同志。部队刚过彝族地区，就钻进了深山老林。我发了一夜高烧，身子更虚了，勉强喝下半碗稀粥，拄根树棍就随着队伍出发了。李白同志让指导员带队，自己却又来照顾我。许多战士想背着我走，那怎么行呢？几百斤重的机器已经压弯了他们的腰，电台比人重要，我决不能拖累他们。“电台重要，人也重要！”他叫两个战士把我抬到担架上，他和另一个战士抬起担架就走。昏昏沉沉不知过了多久，当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床上，军团部的医生和李白同志坐在床边。我一把抓住李白同志的手，望着他微笑的脸。李白同志轻轻地替我揩掉不知是什么时候涌出来的两颗泪珠。长征胜利结束，到了延安。李白同志后来奉党的命令，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他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党失去了一个坚强的战士，我失去了一个可尊敬的战友……

为了证实这一情况，我还询问了周维和李白的老战友、毛主席的机要秘书、红军时期就开始跟随毛主席做电台保障工作、1955年授少将军衔的黄有凤。黄有凤、周维和李白曾是红军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的战友，也同为这一时期中央军委电台通信部门的领导。我见到黄有凤的时候，他刚从中央保密局副局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他对李白从延安派往上海，后来又在上海牺牲的情况全知道。他肯定地告诉我，《永不消逝的电波》讲述的就是李白的故事。

黄有凤、周维、李白的革命经历相似，他们在红军时期、抗日战争初期的战斗经历是重合的。黄有凤、周维、李

白在长征路上和到延安以后都在军委电台机要部门从事领导工作。李白的资历比较老，1925年的党员，当时在延安都是职务比较高的领导干部。把李白这样的老党员派往上海，可见中央对上海斗争的重视。把李白从延安派往上海这一最高机密，知道的人肯定不多。而作为军委电台的实际负责人周维和黄有凤是知道的，来自于上海地下党的电报也都是由周维或黄有凤亲自电报并直送中央有关部门的。

李白即为《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李侠的原型。随后《星火燎原》杂志（1980年8月创刊号）即以《永不消逝的电波》为题发表了周维的文章。我在周维文章的结尾处加了一段话：“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描绘的可能不是李白同志，但他是千千万万个李白同志的缩影，他就是一个‘永不消逝的电波’。”

后来，北京邮电大学在校园里建立了由陈云同志题写的“李白烈士”塑像，邓颖超同志为塑像题词。李白、黄有凤、周维这些电台工作者，是当时中央领导同志工作中离不开的人。凡是发给中央和中央发出去的电报，需要中央领导阅阅的，都是由他们亲送。由于职业习惯，他们从不和人主动搭话，但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几乎没有不认识他们的。

在李白烈士塑像石碑上，刻着邓颖超同志的题词：“像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所写的原型李白同志，为了党的利益，最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些同志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和老红军周维所写的文章《红色电波》都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电影和文章所讲述的红色故事和所彰显的革命精神，就像一束“永不消逝的电波”，永远光辉灿烂，光照历史，光照今天，光照未来。



■ 阅图

炽热

作者：周凯威

这幅作品展现的是，新疆军区某部官兵进行战术基础动作强化训练的场景。拍摄者利用低角度、大光圈进行拍摄。熊熊火焰下，战士坚毅的眼神和向前冲锋的姿态格外醒目，生动彰显出军人的血性虎气。

点评：孙常明

★ 青春之歌

“你总是微笑着，那样有底气。生活的不容易，从不会提及……”“父亲节”这天，在海拔3700余米的雪域高原某驻训场，“铁骑乐队”正在为战友们演唱新创作的歌曲《爸爸的心房》。

“‘铁骑’是我们高原汽车兵的特有文化品牌，寓意朝气蓬勃、一往无前。”“铁骑乐队”创始人、川藏兵站部某运输连指导员唐永军介绍说。

唐永军个子不高，满脸“高原红”。他和战友们常年驰骋在川藏线上。3年前，爱好音乐的他萌生了组建一支乐队的念头。他号召身边战友共同参与，组建了川藏兵站部“铁骑乐队”，乐队成员中既有干部、文书，也有驾驶员。三千里川藏线，汽车兵生活的苦与乐、沿途的风景与艰险、官兵的生死情谊都成了“铁骑乐队”创作灵感的源泉。

高原兵歌

夏日的西藏，正值雨季，川藏线沿线飞石溅落、泥石流频发。这天，一台运输车正慢速通过牛膝沟。驾驶员姜海洋透过刺眼的阳光向远处眺望，发现汽车右前方15米处的一个山坡上，突然尘土飞扬。不一会儿，一块巨石犹如受惊野马滚落山下。千钧一发之际，姜海洋一把抓住方向盘，紧盯飞石滚落轨迹，快速调整方向，同时一脚踩住加速踏板，迅速打开应急灯。3秒钟！巨石将路面砸出一个大窟窿。姜海洋驾驶的汽车以不到5厘米的距离与“死神”擦肩而过。

夜晚，车队抵达兵站。白天战友经历的惊险仍深深触动唐永军。他顾不上疲惫和缺氧，连夜创作了歌曲《出征》。“军号声声催征程，军旗猎猎士气如钢。吼一腔挺起钢铁脊梁，奏一曲豪情万丈。英雄的钢团将士，一往无前不可阻挡。”第二天车队出发前，唐永军利用车载电台，唱响这首旋律激昂的新歌，为战友们加油鼓劲。

像这样有感而发的即兴创作，是“铁骑乐队”创作的常态。坐落在海拔近5000米怒江山风口的邦达兵站，是川藏线上海拔最高、冰冻期最长的兵站。一年春节，一场暴雪过后，兵站四周白茫茫一片，从山上引入炊事班的水渠被厚厚的冰块冻住。官兵拿着铁锹，踩着冰雪，沿路凿冰取水，准备年夜饭。

得知这顿特殊的年夜饭，乐队成员饱含深情地创作了歌曲《岗位上的兵》，将边关将士卫国戍边的真挚情感化作音符，融入歌中。歌曲在网络上发布后，感动了许多网友。

金珠玛米

川藏线不仅是一条国防运输线，也是藏汉民族团结的纽带。“我们行驶在路上，常能遇到藏族儿童向车队行少先队礼，藏族阿妈亲切地招呼……”乐队歌手银明超介绍说。

去年，然乌等地普降暴雪，道路能见度不足20米。受降雪影响，然乌沟发生雪崩，道路中断，车辆受阻，数百名群众被困。深夜，气温骤降至-10℃，路面积雪厚度超过15厘米。接到驻地政府求助信息后，兵站官兵冒着风雪，一边协助地方政府

流动的「铁骑乐队」

■ 钟迪郭宏

疏导交通，一边为群众发放食品、药品等物资。经过连夜奋战，受困群众转危为安。

这些年，官兵在任务途中帮扶遇险受困群众、抢修地方抛锚车辆等情况不胜枚举。也为“铁骑乐队”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你是我的姐妹兄弟，是我心中圣洁的雪莲花……你是高原的守护神”，他们创作的歌曲《金珠玛米么么哒》，展现的就是解放军与藏族同胞心连心的深厚情谊。

带不走的思念

每年高原再起风雪时，总会看到即将告别军营的老兵依依不舍抚摸战车的情景。这条生死线上，不仅有他们的青春记忆，更有带不走的思念。

老兵汪胜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新兵那年，一天，当车队行至雀儿山时，由于雪大路滑，车子一下子侧滑到悬崖边，右侧的车轮几乎悬在崖边上。坐在副驾驶座位的汪胜瞬间惊出一身冷汗，失声喊了出来。幸亏驾驶员经验丰富，换挡、踩油门、转动方向盘……随着车身一阵剧烈地晃动，汽车最终脱险。汪胜怎么也想不到，当一名汽车兵竟会如此危险，甚至有战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退伍后，汪胜再一次回到川藏线，当遇见熟悉的车队时，他不停地重复着同一个动作——举起右手向每一辆军车敬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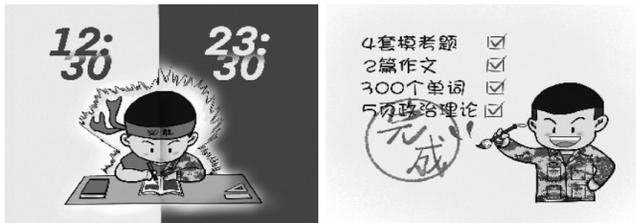
眼前的这一幕感动了车队的官兵。唐永军也深受触动，他带领车队抵达营区后，利用有限的设备，经过几天努力，赶在老兵们离队前，创作完成《祝福你老兵》，作为送给战友们的特殊礼物。

一路行来一路歌，组建3年来，“铁骑乐队”已先后创作了《不能回家过年的兵》《感动路上你和我》《世上谁最美》等10余首军旅歌曲，被战友们亲切地誉为“流动的乐队”。

兵漫

军考“小锦囊”

■ 建龙绘 郑海鸿文



1. 执着追求，永不言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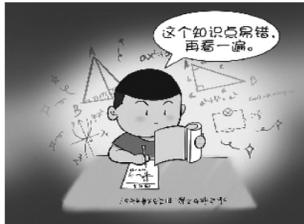
2. 日日计划，坚决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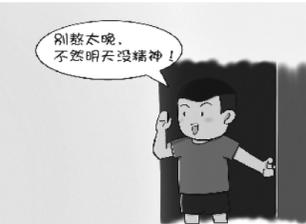
3. 劳逸结合，释放压力。



4. 合理膳食，营养均衡。



5. 查漏补缺，归纳总结。



6. 把握时间，注意休息。

礼赞最美奋斗者

■ 吴辰

则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这个使命。

诗歌的语言是凝练的，最适合呈现时代的各个侧面。那一个呈现在诗句中的片段，正是中华民族最美的、最催人奋进的瞬间。例如在诗歌《十三个月》中，诗人虽然只是将焦裕禄来兰考县工作的十三个月各截取了一个标志性的场景，却将“人民的好书记”一生中最为辉煌的身影呈现在诗中。作品以月份的更迭串起焦裕禄在兰考鞠躬尽瘁的日子，时时传达出一种时间的焦虑。在时间无情的催促下，焦裕禄走了，但他却将幸福的生活带给了兰考县群众。

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奋进新时代礼赞奋斗者》中的诗句，处处澎湃着催人奋进的时代情感，令闻者动容。例如在《致敬，共和国最美的身影》中，诗人直抒胸臆地为这次创作点睛，“为奋斗

者引吭高歌/给奋斗者至高荣誉/这是祖国向他们发出的/最崇高的致敬和礼赞”，这宣告式的诗句直接点燃了聆听者的情绪。人们的情感被一个个令人热血沸腾的名字激励着，无论是黄继光、焦裕禄还是廖俊波、南仁东、八步沙“六老汉”，他们通过诗句走进聆听者的心中。作为时代的见证者与建设者，每个人心中都有奋斗者的身影，每个人都是奋斗者的化身。

在诗中，诗人们表达了与那些最美奋斗者一起《奋斗向未来》的信念，他们向所有人呼唤，“我，我们/愿意接下这庄重的接力棒/沿着人间正道/以十四亿奋斗者的名义/以十四亿追梦人的名义/让中国的加速度/跑出民族复兴的节拍/跑向中国梦/跑向两个一百年的伟大目标”。辉煌的历史已成丰碑，无限的未来等着我们去奋斗。

★ 艺境

近日，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主办的《奋进新时代 礼赞奋斗者》音乐诗歌咏唱会，正在全国20多家卫视轮流播出。咏唱会以诗歌的艺术形式，生动诠释了“幸福源自奋斗、平凡造就伟大、成功在于奉献”的奋斗者精神。

诗歌记录时代，也承担着传递时代情感的使命。《毛诗序》中曾对诗做过描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所表现的是诗人对时代和事件的感知，也是诗人心中对时代精神的理解与呈现。奋进的时代，需要有人将那些伟大的名字铭记，成为先行者之慰藉、同行者之动力、后来者之楷模，诗人